

# 柴可夫斯基心理因素对晚期创作的影响

郭 华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是通过从柴可夫斯基的双重性的性格、悲剧性的感情生活、残酷的社会背景三方面入手,来分析这些因素对其晚期音乐创作风格的影响。

【关键词】矛盾 悲剧性 苦闷 残酷 晚期

中图分类号 J6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1)12-0101-02

俄罗斯是一个非常具有艺术气质的国家,这块土地塑造了列夫·托尔斯泰、普希金等许多文学巨匠,而柴可夫斯基也正是诞生在这样的土地上,所以在他的身上与作品中都体现了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性格。

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创作将近二十年,他的创作几乎涉及了所有的音乐体裁和形式。在他的音乐创作中,他将现实社会生活、个人的情感以及本民族音乐继承和民间音乐的热爱融合在一起,显示出其特有的个性和悲剧性风格。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以其深邃的情感内涵著称,在其创作的不同时期,作品中都蕴涵着丰富、深刻的情感。

柴可夫斯基的晚期创作,这时期创作的音乐作品进入了顶峰阶段,一些不朽的杰作都产生在这个时期。为什么柴可夫斯基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会如此突出呢?是什么样的心理因素影响其音乐的创作呢?

## 一、双重的矛盾性格

柴可夫斯基是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艺术家的。他的性格内向、孤僻、脆弱,极端情绪化而且忧郁敏感,是一个不喜欢交际、漂泊无依的、孤独的人。他向往的是一种物质上精神上都不会使他陷入困境的安定、平静的社会生活,他希望有一个能让他的艺术才华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艺术环境,他渴望能建立一种使自己得到慰藉的、幸福的感情生活,在感情上寻求一个寄托和归宿。正是由于与梅克夫人的深厚友谊,并得到梅克夫人的赞助,1878年柴可夫斯基成为自由的作曲家了。梅克夫人在佛罗伦萨郊外给他租了一个寓所,请他到那里写作。他在佛罗伦萨完成了《第一组曲》并着手创作歌剧《贞德》。梅克夫人在乌克兰的伯莱罗夫有一座花园别墅,她一再邀请他去那里。第二年夏天,柴可夫斯基到了伯莱罗夫。梅克夫人送给柴可夫斯基一个便条和一座小金钟,便条上写道:“她在世上活的时间不会太长了,送一个钟给亲爱的友人作个纪念。钟的一侧刻着贞德骑马像,另一侧刻着太阳神和缪斯女神。柴可夫斯基给梅克夫人回信说:“别提死的事,让我们活在世上越长久越好……我将把钟带在身边。我一刻也忘不了你,活到1000岁也决不会忘记你。”正是由于安定的、平静的生活,加上内心中感情得到

了宣泄和慰藉。1880年,柴可夫斯基在短短12天之内写了《1812年序曲》和《弦乐小夜曲》。完成这两部作品时,他不禁欢呼:“多谢音乐之神高照!”1882年至1884年间,一部部乐曲从大师的笔端源源不断地倾泻出来,有歌剧《玛捷帕》和《第二组曲》、《第三组曲》、《音乐会幻想曲》。柴可夫斯基早就向往有个安定的住所,1885年2月他终于在莫斯科近郊定居。他的生活很有规律,这对他的创作大有益处。在这期间,他是幸福的,他曾说道:“春天来了,它显示出自己的全部瑰丽。阳光明媚而温暖,树木吐出新芽,山花遍野,还有那月夜。我的朋友,我无法向你表示,这一切多么令我陶醉。我非常好,非常安宁,对工作顺利感到满足,健康状况极佳,对未来没有什么担忧和惶恐,我可以大胆地把这种状态称之为‘幸福’。”但是,他与冯·梅克夫人的这种微妙的关系最终也以悲剧的形式而结束。冯·梅克夫人突然与他断了联系。柴可夫斯基受到了很沉重的打击,觉得高加索9月的阳光顿时变得昏暗了。他马上给梅克夫人写信,但没有回音。他急匆匆赶回莫斯科,才知道她的财产并没有变动。他很气愤,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原来相信,即使天崩地裂,梅克夫人也不会改变对他的态度。然而不可思议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对世上的一切都丧失了信心,陷入无法解脱的痛苦之中。他只有在音乐创作中来慰藉自己受创的心灵。

## 二、悲剧性的感情生活

在柴可夫斯基的一生中,青年时期同一位法国女高音歌唱家德西蕾·阿尔托之间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他们之间的分离是因为一方不愿意离开舞台,另一方不愿做名伶的丈夫。这段恋情使柴可夫斯基一生都为之感伤。此后,他又有一段不幸的婚姻。而这段不幸的婚姻对他的打击是如此的沉重,以致于他曾决定自杀。他走到莫斯科冰冷的河中,尽可能长时间的停留住水中,盼望染上肺炎,来结束自己悲苦的一生。但事与愿违,他生了一场大病后,又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至于柴可夫斯基,他并不将自己的精神崩溃归咎于他的妻子,而相信那是命定的悲剧,是对于他为了结婚而结婚的惩罚。尽管结婚的经验像是一场噩梦,身为同性恋的柴可夫斯基对于婚姻的憧憬却从未消减。他对于过上“正常”

家庭生活的渴望,与他的同性恋天性的矛盾,使他一生都充满了痛苦的挣扎,这反映在他的音乐里,尤其是晚期的交响乐作品中。在这期间,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建立了长达14年的书信友谊,这给柴可夫斯基以极大的精神安慰。梅克夫人是一个非常有文化教养的富孀,非常喜欢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两人在频繁的通信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梅克夫人成为他的资助人,他后阶段的许多作品都是献给这位夫人的。柴可夫斯基非常珍视她的关怀与真挚,他曾写道:“如果您能知道,您给了我多大的帮助就好了。我已濒临绝境。多亏您的友谊挽救了我。我现在已能工作。没有工作,生活对于我就毫无意义了。您为我所做的一切以及您是怎样做的,都同样令人钦佩。从今以后我写下的每一个音符都将奉献给您。”他还写道:“我的一生中还从未遇见向您这样亲近的人。如今您的友谊对我像空气一样需要,在我的一生中,您无时无刻不和我在一起。”在与冯·梅克夫人交往的十几年来,柴可夫斯基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创作中,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他与冯·梅克夫人的这种微妙的关系最终也以悲剧的形式而结束。《黑桃皇后》演出成功,柴可夫斯基声誉日高。但他依然感到苦闷与孤独,只有从紧张工作中才得到一点乐趣。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两部作品,一部是歌剧《伊奥兰塔》,另一部是芭蕾舞剧《胡桃夹子》。他虽然刚刚51岁,却已显得老态龙钟:头发花白、牙齿脱落、两眼昏花、步履蹒跚。饱经沧桑的音乐家,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踽踽而行。他自己没有欢乐,却给世界奉献了欢乐。

### 三、残酷的社会背景

社会的动荡和苦难,使他感到精神痛苦。1877年俄国、土耳其之间开始了战争,国家增加军费开支,军队开往前线。广大俄国民众对被压迫的斯拉夫民族抱着深切的同情,沙皇政府对支援斯拉夫民族运动有所顾虑,怕因此削弱自己对本国人民的统治。国内反动势力日益猖狂,对革命、进步力量施加更大的压力。进步的知识分子感到空前的压抑窒息。柴可夫斯基虽然对沙皇专制制度不满,但又反对暴力革命,幻想通过沙皇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然而严酷的现实彻底毁灭了他的幻想。他深深感受到社会生活的悲剧性,这是19世纪8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状态。而他在这期间创作了举世闻名的《第五交响曲》,正反映了作曲家本人以及他的广大的同时代人的这种心情。他只有不停的创作作品来驱除精神上的苦闷。完成了《第五交响曲》,他马上创作《哈姆雷特》序曲,并着手写芭蕾舞剧《睡美人》。进入90年代后,俄国社会的政治空气更加紧张。人们称整个这个时期是19世纪俄国最“灰暗和无所作为”的时期,是俄罗斯社会生活死气沉沉的“暮年”。这时期也是柴可夫斯基音乐创作临近终结的时期,同时也是他的艺术创造达到最成熟的时期,他创作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和最巅峰的作品,一个是歌剧《黑桃皇后》,另一个是《悲怆交响曲》。歌剧《黑桃皇后》是根据俄国诗人普希金的中篇小说《黑桃皇后》创作的同名歌剧,是柴可夫斯基用音乐戏剧的体裁,来体现他对人生的悲剧性理解的一部杰作。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创作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我需要的是人,……要有像我一样的人,他能体会到我也能理解的感情……我寻找刻画内心的、强有力的戏剧,它要以我体验过和亲眼目睹过的情节冲突作为基础……”。《黑桃皇后》是一幕社会悲剧,它最

终是对幸福爱情的追求导致了毁灭。这也正是作曲家对自己悲剧性的人生的理解。《悲怆交响曲》是柴可夫斯基告别人生的一曲挽歌,是对柴可夫斯基一生的总结,是反映柴可夫斯基世界观和艺术成就的代表作,也是他的创作顶峰。作品的第一部分表现了他的一生,一方面展示了抗争死亡的恐惧;另一方面也展示了神一样的快乐和大地万物中的真善美的无恨的爱。第二乐章反映了他生命中短暂的喜悦,避开尘世的烦恼,到大自然和个人的幻想中寻求安慰。第三乐章描述了他的音乐历程,继续在逆境中顽强抗争和奋力拼搏。第四乐章表现了柴可夫斯基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辛酸的失望和深沉的痛苦……柴可夫斯基曾说过,这是他的“安魂曲”。《悲怆交响曲》首演后不几天,他就与世长辞了!《悲怆交响曲》是一幕人的心理悲剧,一生对美好事物的无限渴望和憧憬,最后只能以诀别人生的死亡告终。在创作这部作品时,他的心境是异常孤寂和悲哀的。一是由于他最亲爱妹妹的死亡,使他的感情承受着极大的悲痛,他过去常常居住在妹妹的庄园,使他的精神得到慰藉,现在只是悲伤的回忆。二是由于他和他精神上、生活上的知己梅克夫人长达15年的深厚友谊突然中断,这给他的精神上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他此刻是非常孤独的和悲伤的。甚至他在欧洲和美国所获得的一系列的成功和荣誉,都没有使他的心境好转。他的弟弟在叙述他当时的精神状态时说:“驱使他(指欧美之行)的那种神秘的力量,是一种深沉的、不可解释的焦虑,那是一种绝望的心情,……一个消沉和困惑的时期,成为他生活上决定性转变的前奏”。《悲怆交响曲》是一部足以引起人们强烈的心灵震撼的作品。这种震撼是一种生命力量的震撼。

这所有的一切因素,导致了柴可夫斯基在晚期的创作中,是那么的孤寂、苦闷、彷徨。他只有在音乐创作中才能感到自己是真实的存在,才能自由地去宣泄自己的苦闷与烦恼,去幻想一个虚无美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尽情地抒发自己对幸福的渴望与憧憬。在这个世界里,他可以寻求内心深处的一丝平静与惬意。在这里,它可以躲避现实的残酷,人生的不幸。但柴可夫斯基绝不是一个悲观宿命论者,即便在他最为悲剧性的作品中也贯穿着一种抗争的精神。“他以真实的思想家的深刻性,以艺术家的直觉感到了单独的人与整个人类的生活,世界和命运的发展的,矛盾的、辩证的道路。不过柴可夫斯基的创作绝没有宿命论、阴郁性和相信盲目的命运的痕迹。他最只有悲剧性的作品,也贯穿着斗争的精神、制胜不可抗的力量的努力。”(肖斯塔科维奇《关于柴可夫斯基的一点感想》)

### 参考文献:

- [1]于润洋.柴可夫斯基音乐的永恒艺术魅力[J].音乐史论问题研究,1997-6.
- [2]于润洋.西方音乐通史[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
- [3]李秀军.西方音乐史教程[M].吉林音像出版社,2001.
- [4]孙祖洪.解读柴可夫斯基[J].民族音乐,2006(4):57.
- [5]龙飞,孔延庚.柴可夫斯基:把生命融入乐曲[J].
- [6]园丁编译.人生凄楚、成就辉煌的柴可夫斯基[J].世界文化,1996(4):19.
- [7]弗·霍洛德科夫斯基.“我最珍贵的朋友”——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生活片断[J].鞠真译.旅伴,1986-5:28.